趙孟頫居勝寺

廣弘明集卷第五

辯惑篇第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典

廣弘明集卷第五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獘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老難備叙至於李傻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録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尒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絶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刼數周循結土為人觀音侍老黄書度命赤章獸祝斯

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為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絶生常

佛法四果十地刼數周循結土為人
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獻祝斯

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
俗而為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
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
消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
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
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輙引類翻
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
老子代代為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
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
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聃道書多
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談之常言惡
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
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
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
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
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
至如揚雄太玄迢然居異抱樸論道
邈尒開權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
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耶
漢徹之号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
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
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
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

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
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博聞

葉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詭信為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刼刼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眷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熊漢王變為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九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詭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尊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己

横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名理尋討

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己

横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諳事絶迴惑竊以六曰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并流之果報兹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事僧徒供施叨臨於福田過犯滋章譏嫌時俗通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俞惟獵犹鄉非仁義之域性絶陶甄之心擅行殲殊誠無足怪今蹠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没披而取悟序之云尒

梁弘明集辯惑篇目録

辛融辯惑　亡名正誣論

宗炳難何承天白黑論

何承天達性論顔延之難

釋道恒釋駁論　張融門律周顒難

釋玄光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李淼難不現佛形論　釋昌明答

蕭子良釋疑惑書

釋道恒釋駁論　張融門律周顒難
釋玄光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李淼難不現佛形論　釋昌明答
蕭子良釋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辯惑篇揔目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躰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反訊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二教詔
周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并答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并表啓
唐沙門釋明槩上立法事
唐李師政內德論
晉戴安釋疑并姚主釋疑論及外問答往反十首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之一　卷五

辯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聖賢同軌老躰聖賢論　晉孟書孟孫盛

辯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聖賢同軌老孃奚賢論　晉秘書監孫盛安國
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均聖論　齊常侍沈約陶隱居難辯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古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蔦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目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目鼓琴目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

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湯死

頗得少音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實公

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烝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号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寘實頗竊有恠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猨之屬焉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燕入海為蜃當其能化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焉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為疋夫所怫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礼以招弗目傾產以

語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点龜
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
娛乎而顧為疋夫所怫納虛妄之詞
信眩惑之說隆礼以招弗目傾產以
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
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殁於沙丘
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
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强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
者半之虛用者殁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
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含珪
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
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
服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
嗟翫以為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
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愿
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贊乃
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
括道源精究仙録詐妄尤甚故著論
以詳云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安國
頃獲閑居復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
考大賢之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
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与大聖而
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滑釐而成迹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為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為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呂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兆之吻類孔俱否逍遥於主陳之間唐堯則天褸御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賛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為尒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豫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亨欽寘而不能寘悅寄而不能寄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寘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頡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罰瀆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子之作為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斲毋枝指之喻其能乎聖教者是

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子之作爲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斲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穆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以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爲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道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躰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輒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豫邦有無口者矣

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
教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輒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
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
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
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
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
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稿
時流道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
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與忽
曰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
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
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
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
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
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
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
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訓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
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

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
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斷以已宜

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儌謂終也夫

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戚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与阿相去幾何善之与惡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戚以為民

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惑以為民

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竟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系斯談也未為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曰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疋夫則駁然授禪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昌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兮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

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兮忽忽兮恍

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章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辛盾之論乎

絶聖弃知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絶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絶若所欲絶者絶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

絶仁弃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絶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与善仁不審与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絶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絶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教所誅不假高唱矣

退至於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

教所誅不假高唱矣

退至於周公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無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鶚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鄭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煞根毀駮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弃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不類毛於煞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

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問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為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弊未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為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絞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慊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燎火不息者至於虛誕譎怪傲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
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
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
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國士晉為給事
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素而以史籍為
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
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
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
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援稽
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
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
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
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
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幾有利鈍
故智用有漸頓也盛叙老非大賢取
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
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狀風
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休文

擯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均聖論　　齊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尒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海方斯非辭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呂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慈嶺以西經塗密迩緣運未開自尚理隔何以言之夏殷以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揔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登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尚四夷之樂同日

周義遁方西竟行及秦壤死於狄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會歸尋其旨要寧為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宍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宍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蕪腹充虛非宍可飽則全命減煞於事弥多自此以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宮穀秋獮冬狩所宮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宍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宍食蝨衣皆須著齒牛羊犬豕無故不煞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乎酣醉于酒婬迷乎色詭妄於人攘盜自已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宜有次第亦由佛戒煞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藏均理一而檢理之迹

唐虞三代不密未有事於西門迹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

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
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宜有次第亦由佛戒然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某羊豢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刳剔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蔑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鎮軍均聖論　山氏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

未出非閑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寘夫子自以華礼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迹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嘗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笙蜀賓久與上國殊絶褒周以後時或育閒故郜子以為赤縣於寓内止是九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閑非閑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肉食之時煞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粳粮未播煞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宮獸受對更重首輕未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特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

重首輒未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寘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顧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惟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植地五行共秀初無星辰

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考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方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尚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嘗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窮賓久為上國殊絕裹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鄯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塞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非謂其塗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

非謂其塗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
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
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破各有
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
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
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
肉食之時煞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
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蹟若粳
粮未播煞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
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
何佛無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宮
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
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
道於鳥獸草木尚日其然況在乎人
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寘方意在緣報
覩迹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內外兩
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
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顏具啓諸蔽

答曰民資宾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
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
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

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
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可閑專

西域
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內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
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

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
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閑淳
厚之与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
然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
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
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
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
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
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